



古诗词里觅“清凉”

◎申功晶

转眼伏至，天地如同蒸笼，开始了一年中最潮湿、最闷热且最难熬的日子，在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古人是如何熬过这炎炎酷暑的？

“炎蒸谁解换清凉，扇扇摇摇上竹窗。”古人消暑的“必备神器”是扇子。“云收雨过波添，楼高水冷瓜甜，绿树阴垂画檐。纱厨藤簟，玉人罗扇轻纨”白朴《天净沙·夏》勾勒出一幅“这夏天，扇子和西瓜才是标配”的写意画。“帝城六月日停午，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从杨万里的《冰饮》中得知，原来早在古代，大街上已经有人叫卖“冷饮”，行人抢买不迭：“门前铜盆呼人急，却是冰儿来卖冰。干喉似火逢薪热，一寸入口狂烟灭。”来一口，从头爽到脚。当官的苏东坡消暑小资范儿十足，他在《菩萨蛮·回文夏闺怨》中写道：“手红冰碗藕，藕碗冰红手。”古时候有钱人可以在冬天凿冰贮存在地窖内，等到盛夏之时取出来驱除暑气，试想一下，炎炎夏日，一碗甘甜的冰镇莲藕，既满足了口腹之欲，且凉意丝丝沁入心脾，怎一个爽字了得！“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官二代”李清照的消暑方式更是不同凡响，这首《醉花阴》里提到的“玉枕”是陶瓷做就，较之石、竹、瓷具更为清凉，且内部镂空，下端有孔穴透气，此枕按照人体学头、颈生理构造“科学”设计，让人在自然平躺的状态下还能保持发型不乱，这枚“避暑神器”也只有土豪方有福享受。

“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凉生玉簟空。琥珀盏红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赐冰满碗沉朱实，饭饔盈盘覆碧笼。尽日逍遥避烦暑，再三珍重主人翁。”《刘驸马水亭避暑》，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幸受邀去“高富帅”刘驸马府上参加“派对”，正值盛夏，宾主一众云集在池畔开敞通风的水亭里，周围翠竹、红莲环绕，地上铺设竹席，琥珀杯盛美酒，用天子赏赐的冰块冰镇水果，再看这水亭的建造规格：将冷水贮在亭顶水罐中，水从顶檐四周流下，形成一层雨帘，将暑气隔在外面。这铺排排仗，除了皇室，别无分号。

除却普通的“物理降温”，文人墨客的诗意避暑法更令人悠然神往，颇有一番诗情画意。王维《竹里馆》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文人向来讲究“不可居无竹”，竹林确实不失为绝佳避暑胜地。深夜，躲在小竹林内，一边弹琴一边吟曲，时间久了，连手指尖也倍感丝丝清凉。“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不用旌旗。前后红幢绿盖随。画船撑入花深处，香泛金卮。烟雨微微。一片笙歌醉里归。”北宋的欧阳修醉酒后泛西湖，划船入荷花深处，那铺天盖地的红幢绿盖，就像一个天然空调间，凉爽得让人忘了自己身在酷暑。“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年纪一把的秦观，火急火燎跑到屋外“乘风凉”，终于在画桥南畔找到一个婆婆多姿、绿柳成行的纳凉圣地，于是，他搭好胡床，惬意躺着闭目养神，在这月明之夜，船家儿女吹奏的短笛声萦绕不绝，是夜，在这碧波荡漾、莲花绽放的荷塘，清风徐来，荷香沁入心脾，笛声悠扬悦耳，暑热顿消于无形之中。

“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这种不拘礼法的避暑方式在文人中恐怕只有豪放不羁的诗仙李白才敢选取，在暑热逼人的夏季，他解下头巾挂在石壁上，袒胸露背赤身裸体，栖身山林松下，大有一番解除尘累、返璞归真的自然情趣，山风从头上吹过，爽快得连扇子都不用摇了，这份旷达洒脱颇有魏晋名士的风度。

最高境界莫过于禅意避暑法“炼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风流才子周邦彦的避暑法倒也独出心裁，酷暑难度，他焚香消暑，以香消之，寂寂禅意如一副清凉剂，使人心定自然凉。

唐宪宗元和十年，酷热难当，大诗人白居易去寺庙拜访寂寂禅师，来到禅房，看见大师盘腿打坐，便好意提醒：此处好热，为何不换个凉快的地方？寂寂大师道：我觉得这里就很凉快。白居易幡然醒悟，烈日炎炎，哪里都有暑气，只有心如止水，方能“自然凉”，于是，他有感而写下《苦热题恒寂师禅室》“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

大概是白居易领悟到了禅意，在下一个酷暑，他淡定了许多，心平气和地端坐在一处开闢的院子，一直坐到“眼前无长物”，心静自然凉，他幽默地作诗调侃：“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



康巴文学

芭蕉雨

◎西杨庄

从宋词中弱弱地走来，滴滴答答，成一首被吟诵八百年的乐谱

偏偏要在夏季的傍晚 瘦瘦的来到茂密 同你，对我的细致安排 重重叠叠

一些雨滴透射进来，透过一层层芭蕉叶，把忧郁打在长发上也在你爱我却有些疏忽的日子里 密密麻麻

于是，从你绽放的四月天赶来 那么纤瘦那么敏感，更加弱弱的 滴滴答答

戏水

水乡女子在水中放牧情歌 柔波的古韵吻过纤指 她们以槌击节，眸光舞蹈 滚滚春潮，汹涌着 撞击生命繁荣之门 歌声袅袅，飘向辽远 水鸟梳理精美的思维，仰望 红帆之上片片潇洒的云儿 频频驻足，迟迟不肯离去 静默，聆听天谕 聆听心灵的雷声

一切的情景，空自生天 随水而云，一代女人依然在水中捕捞 如鱼般翔游的花瓣和柔嫩的手指 在水中灵动自如，让人对妙韵留华 感激，膜拜，直到流泪 当双手浮出水面，指如枯枝，肤如榆皮 梦之鳞光转瞬即逝，唯独泪珠 点点 滴滴

给你

那天，自从你走进我的梦中 我就有了预感 心中的每一颗落蕾 都将为你开放

我无法怨艾，因为岁月的帆 太迟。带我驶入你心灵的港湾 是的，我永远珍爱你 给我的那块绿洲，我的 所有快乐和痛苦，如同雨点 一样在那里撒播，目送你 远去的背影和黄昏的风 将我脸上的泪水吻干，一如往日 你用舌头轻轻舔去 我眉头的忧郁

这曾属于你的城市 留有你永不散去的气息 还有你拥着我走过的那些记忆 芬芳着你的背后 永不寂寞

最是荷香 动风凉

◎鲁琪



争妍。李勇 摄

新蝉第一声

◎陈虹

“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每年，听到第一声蝉鸣，老屋换上凉席、蚊帐，安上绿色纱窗，搬出吱吱哑哑的老风扇，进入赤日炎炎的盛夏。蝉声，与凉席、凉枕、蒲扇相融，还有空气中的瓜果香味，让夏天不再酷暑难挨。

夏天的闷热让人无处逃避，人们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只能追逐着绿荫和一丝凉风。故园的小院里，槐树的浓荫下，铺上一块凉席，拿着一把蒲扇，人便轻松地躺下来。树影摇曳，树阴凉爽，小院中溢满了鸟儿和蝉的喧闹声，它们唱着夏日的悠闲和慵懒，唱出了午后的无忧和静谧。

没有一种昆虫，像蝉那样多年在黑暗的土壤蛰伏，也许三、五年，也许十七年，它们蛰伏的年份一定要是质数，这是因为质数的因数很少，这样在钻出泥土时，可以防止和别的蝉类一起钻出，争夺领土、食物。它们积蓄多年，拼却一

身力气，几度脱壳，终于破土重生见到光明，终于可以在夏天绽放生命的华彩了。它们的生命只有一个夏天，所以拼尽全力也要为夏天歌唱。

知了——不知哪一只蝉儿率先亮出了歌喉，然后便引来其他蝉儿的合唱，此起彼伏的蝉声便会在林间回荡。群蝉齐鸣，整个树林，便有了一种波涛汹涌般的气势。蝉声，清脆而明亮，时而流水潺潺，时而檐下滴水，时而浪涛阵阵。蝉声似雨，绵密有致、韵律和谐，齐鸣时，蝉声淅淅沥沥地从枝头洒下，恍惚中，有一种雨打树梢的奇妙感觉。

夏天的夜晚，人们都是出户纳凉的。母亲一边手持蒲扇为我赶走蚊子，一边与父亲唠着家常，母亲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说着，时不时父亲接上一句，更多时候，是母亲自言自语。若风大，母亲就停下手中的蒲扇，说，风大，蚊子站不住脚，咬不了人。

夜空繁星闪烁，月华似水，人躺在

凉席上，仰望天穹，夜空是深蓝色的，透出迷幻的遥远和深邃。沉思中，蝉就叫起来了。不像白天的聒噪，群蝉齐鸣，此时蝉是一声低沉吟，似乎也知道黑夜的降临，也愿意在月光中沉睡，那蝉声，就如这夜晚一般的清凉，似微风拂过心头，若是明月朗照的夜晚，蝉声更加有韵味，晚风习习，皓月流辉，蝉声如歌，那蝉鸣似乎也沾了月亮的清光，莹润极了。

夜色中暑热渐渐消退，周围越来越寂静，困意慢慢袭来，此时深蓝的夜空，如水的月光，低吟的蝉鸣，耳边父母的絮语…… 是蝉叩开盛夏的大门，于梧桐古槐上歌唱，人们不讨厌蝉的聒噪，反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清幽，身处炎夏，且用心去倾听这天籁般的声音。晚聆竹窗雨声，安然入睡一幽梦，听蝉声飞过古槐，飞过小院，飞过故园的老屋，在梦里，聆听新蝉第一声。